

权力与意图

后冷战时期美国对俄罗斯政策

Power and Purpose: U.S. Policy toward Russia after the Cold War

〔美〕詹姆斯·M. 戈德盖尔

(James M. Goldgeier)

〔美〕迈克尔·麦克福尔

(Michael McFaul)

/著

徐洪峰 /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参考系列 91

权力与意图

后冷战时期美国对俄罗斯政策

Power and Purpose: U.S. Policy toward Russia after the Cold War

[美] 詹姆斯·M. 戈德盖尔

(James M. Goldgeier)

[美] 迈克尔·麦克福尔

(Michael McFaul)

/著

徐洪峰 /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权力与意图：后冷战时期美国对俄罗斯政策/(美)
詹姆斯·M. 戈德盖尔(James M. Goldgeier), (美)迈
克尔·麦克福尔(Michael McFaul)著; 徐洪峰译.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4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参考系列)

书名原文: Power and Purpose: U. S. Policy
toward Russia after the Cold War

ISBN 978-7-5201-0507-1

I. ①权… II. ①詹… ②迈… ③徐… III. ①美国对
外政策-研究-俄罗斯 IV. ①D87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56684号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参考系列·91

权力与意图：后冷战时期美国对俄罗斯政策

著 者/[美]詹姆斯·M. 戈德盖尔 [美]迈克尔·麦克福尔
译 者/徐洪峰

出 版 人/谢寿光

项目统筹/祝得彬

责任编辑/仇 扬 王小艳 李亚飞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世界出版分社(010)59367004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30.5 字 数: 512千字

版 次 / 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201-0507-1

著作权合同 / 图字01-2016-9355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128.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James M. Goldgeier, Michael McFaul

Power and Purpose: U. S. Policy toward Russia After the Cold War

© 2003,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Licensed by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Washington, DC, U. S. A.

本书根据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社 2003 年英文版译出

翻译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进行并且未经作者或版权所有审核。

译者序

徐洪峰

美苏（俄）关系是二战结束以来左右国际政治格局的最重要大国关系，苏联解体则是冷战结束、国际政治进入后冷战时代的里程碑事件。《权力与意图：后冷战时期美国对俄罗斯政策》（以下简称《权力与意图》）正是详述和研究苏联解体前后美俄外交关系演变的优秀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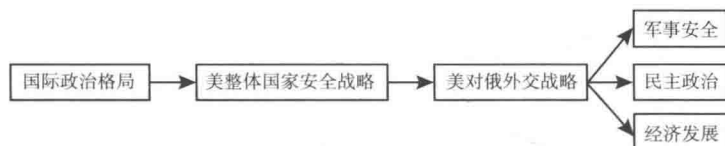
《权力与意图》一书的作者詹姆斯·M. 戈德盖尔和迈克尔·麦克福尔均长期从事对俄外交研究工作，并均亲身参与了美国对俄外交实践，两位学者均曾在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其中，迈克尔·麦克福尔曾经在2012年至2014年担任奥巴马政府的美国驻俄大使。除了自身的亲自参与外，作者还访谈了当时亲身参与美俄外交事件的诸多相关人士。

《权力与意图》系统阐述了苏联解体前后四位美国总统里根、布什、克林顿，以及小布什对俄罗斯外交政策的演变。本书的核心逻辑是：在后冷战时代的第一个十年中，“权力平衡”和“制度变革”这两派思想体系自始至终影响了美国对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即理念在美国对俄外交政策的形成中至关重要。对推行何种对俄政策做出选择的是个人，而非国家、机构，抑或官僚当局，在制定对俄外交政策时，关于国际政治本质的理念深刻影响了这些人的选择。

该书认为，在1991年后的对俄政策上，在相当程度上，美国总统及其关键顾问采纳的理念对决定冷战后美国对俄政策产生的影响最大。关于国际体系本质的理念、关于俄罗斯本质的理念，以及对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定位历经数任美国政府，对冷战后美国对俄罗斯政策制定的影响也在发生变化。

一 美国对俄外交政策的逻辑线路图：美国对俄政策在美国整体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位置

从大的视角和框架分析，美国对俄外交政策源于一个清晰的逻辑线路，如下图所示：



追根溯源，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政治格局是美国相关历届总统制定美国整体国家安全战略的根本出发点。随着苏联解体，二战后持续 40 余年的雅尔塔体系宣告结束，国际政治格局由美苏两极对抗的冷战体系，过渡到未来发展趋势不明确的后冷战体系。对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格局的设计，美国、俄罗斯以及英法德等西欧国家存在根本分歧，俄罗斯及西欧国家主张后冷战时代应当建立“多极化”的国际政治格局，而美国则从其现有超强的国家综合实力出发，认为应当建立美国“一超独霸”、由美国统治的国际政治体系。正是国际政治格局的转变以及对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秩序的设想决定了后冷战时代历届美国总统制定美国整体国家安全战略、制定美国全球地缘战略的总体导向和趋势。

美国整体国家安全战略是一个系统整体，其中涉及美国本土以及美国本土之外全球整体地缘战略的总体规划。作为能够发挥全球影响的一个重要大国，俄罗斯理所当然成为美国全球地缘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俄外交战略是美国整体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关键内容，在历届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都将对俄罗斯的外交战略单独列出，从而为一定时期内美国对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定下基调、做出整体的趋势规划。

美国对俄外交战略是一个总体，其中囊括了美国对俄军事安全、经济发展以及民主政治等问题领域的方方面面，由此形成了一个美国对俄外交政策的系统体系，其范围相应涵盖美国对俄外交政策中军事安全、经济发展以及民主政治等各个领域。

由以上分析，可以总结出美国对俄外交政策的一个逻辑线路图：国际

政治格局的演变为后冷战时代历届美国总统的整体国家安全战略提供了时代背景；鉴于俄罗斯能够发挥全球影响的世界大国地位，对俄外交战略理所当然成为美国整体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对俄外交战略涵盖了军事安全、经济发展、民主政治等不同问题领域。

二 理念线索：美国对俄罗斯政策的理念根源

苏联解体之后，后冷战时代美国历任政府的对俄外交政策均存在两条线索：一个线索是八届美国政府对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导向；另一线索是四位美国总统及其核心外交决策圈奉行的理念。按照逻辑分析，前者为后冷战时代美国对俄外交政策的明线，而后者则为美国对俄外交政策的隐线，四位美国总统及其核心外交决策圈奉行的理念是其对俄外交政策的思想根基和构想来源；而四位总统对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导向则是其奉行理念的政策表现，从这个角度分析，理念与政策二者为前因后果关系。

在大的政策导向的框架下，四位美国总统对俄外交政策又存在不同的问题领域侧重点，地缘争夺、军事安全、经济发展、民主政治在不同的总统任期受到不同程度的关注，某种程度上，这种不同的领域关注点是美国对俄外交大的政策导向框架的具体执行和实施。

按照以上线索和逻辑追踪，可以依据理念根源、政策的阶段转变两个大的方面对后冷战时代四位美国总统对俄外交政策进行系统梳理和对比。

后冷战时代四位美国总统的对俄外交理念关键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对国际政治的看法和对未来国际政治秩序的设想；二是对俄罗斯的历史传统记忆和现时印象，主要表现为对俄罗斯国家性质的判定和对俄罗斯未来走向的预期。

（一）国际政治理念和对未来国际政治秩序的设想

国际政治理念方面，四位总统中，里根、布什以及小布什的对苏（俄）外交理念根源是一脉相承的，在对国际政治的看法上，此三位总统均信奉国际政治注重国家权力的现实主义，关注美苏（俄）国家利益相互冲突和竞争的一面；而克林顿则倾向于理想主义的国际政治观，更为信奉国家之间相互依存的自由主义理念。

在对未来国际政治秩序的设想上，由于里根、布什、克林顿以及小布

什四位总统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他们对未来国际政治秩序的设想也有较大差异。

里根政府时期，苏联尚未解体，虽然戈尔巴乔夫已经在苏联国内推进政治经济改革，提出“新思维”、倡导国际关系的民主化，美苏双边关系缓和进程也已经开始逐步推进。但是，从大的时代背景来讲，总体上，里根时期仍然处在美苏两极冷战对抗的总体态势中，美苏关系缓和只是局部领域的缓和，并且在相当程度上只是美苏双方的权宜策略，而非长远的战略目标。在此历史背景下，里根在有关未来国际政治秩序的设想方面，仍然是着眼于对冷战对手苏联进行遏制，争取在美苏两极对抗中取得对苏战略优势。

布什政府见证了苏联解体的整个过程。随着苏联的解体，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开始由二战后长达四十余年的冷战时代步入后冷战时代。然而，苏联解体初期，虽然美苏两个阵营的冷战概念已经随着苏联的解体不复存在，但是整个国际政治秩序的未来走向尚不明朗，充满不确定性，布什政府对于国际政治秩序的突然转变尚未做好思想准备和政策准备。从时间上看，应该说里根处于美苏冷战对抗、苏联仍然保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背景下，而布什则处于冷战的概念至少消失、俄罗斯向西方政治经济制度转型的背景中。然而，从实际的对苏（俄）外交理念来看，布什似乎与里根有着更多的相似性，由于苏联尚未解体、冷战意识仍然存在，里根持有美苏两极对抗的意识尚在情理之中，然而，到了布什任期的后期，虽然苏联已经解体，历史已经步入后冷战时代，但是，回过头看，从当时实际发生的美国对俄政策实践来看，布什的理念在相当程度上仍然停留在美苏冷战时期、囿于美苏互为冷战对手的思维惯性中，在布什的观念里，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与其说是后冷战时代的西方伙伴，倒不如说是冷战时代作为冷战对手苏联的继承国家，将刚刚独立的俄罗斯放在后冷战时代的历史背景下，将独立前后就迫切要求加入西方阵营的俄罗斯作为美国和西方的伙伴来对待，布什政府既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更几乎没有这种政策考虑。对刚刚独立的俄罗斯的强烈的不信任以及对其未来发展方向的缺乏把握使得布什政府在对俄外交理念上一直没有跟上历史的实际进程。总体来讲，布什政府对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秩序并未形成明确和系统的设想，其任内所提出的“超越遏制”和“世界新秩序”概念在相当程度上是被动做出反应的暂时应急策略，而非考虑成熟的长远规划。

克林顿政府时期，独立之后的俄罗斯正处于国家制度转型的进程之中，受民主和平论的影响，克林顿政府对于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秩序设想的出发点是国家之间相互依存，相同意识形态、相同国家制度的国家之间和平共处。克林顿政府希望将之前冷战时代与苏对抗的大规模军费转而用于美国国内的经济的发展，以此增进美国的国家利益。

到了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对于未来国际政治秩序的设想已经逐渐明了和成型，鉴于美国业已赢得冷战胜利的事实和美国现时超强的国家实力，小布什政府要求未来的国际政治秩序应该是美国一超独霸的国际秩序，美国要防范、遏制任何可能在未来对其现有霸权地位形成挑战威胁的潜在国家，其中，重点防范的国家之一即是俄罗斯。

（二）对俄罗斯国家性质的判定及对俄罗斯未来走向的预期

首先，在对俄罗斯的传统记忆和现时印象上，里根、布什以及小布什三位总统一直关注俄罗斯（苏联）的历史传统和现时发展中表现出来的所谓“扩张传统”和“帝国本性”；而克林顿则倾向于相信随着俄罗斯根本国家制度（指由集权政治转为民主政治的政治制度、由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的转型，俄罗斯放弃帝国传统、与西方彻底融为一体的可能性。

其次，在对俄罗斯国家性质的判定和未来走向的预期方面。

——对里根政府来讲，由于国家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以及意识形态的根本对立，苏联理所当然的是美国的敌对国家。

——对布什政府来讲，虽然俄罗斯已经开始按照美国和西方的民主政治模式、市场经济模式开始转型，但是，由于俄罗斯刚刚独立不久，其未来的发展方向就连俄罗斯人自身都没有明确概念，尚处于摸索阶段，布什政府对其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更加不确定，在布什的观念中，刚刚独立的俄罗斯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虽与美国国家制度相同，但其未来发展方向高度不确定的国家。

——克林顿政府时期，俄罗斯的国家转型已经逐步全面展开，从“民主国家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较小”的观念出发，克林顿政府全面介入到俄罗斯国家转型进程当中，对俄罗斯提供了全方位的大规模援助，虽然在克林顿两届任期内，美俄双边关系也多有波折，但总体上克林顿政府是将俄罗斯视为与美国国家制度相同的伙伴国家。

——到了小布什政府时期，随着俄罗斯国家转型进程的基本结束以及普京领导的俄罗斯“国家复兴”诉求的不断增强，尽管因“9·11”的意外事件美俄关系有了短暂缓和，但总体上，小布什政府将俄罗斯视为虽然与美国国家制度相同，但与美国国家利益存在竞争和冲突，且对美国“一超独霸”的国际战略构成潜在挑战的竞争对手来对待。

（三）对俄外交理念及外交方针

正是由于对国际政治秩序设想的不同以及对俄罗斯国家性质的判定不同，后冷战时代的四位美国总统形成了不同的对俄外交理念、并提出了各有针对的对俄外交方针。

——里根在美苏两极对抗大的冷战背景下，虽然与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在某些领域的关系有所缓和，但整体上，不可避免地仍然对苏联秉持两极对抗的冷战理念，旨在加强与苏联在第三世界地缘争夺的“里根主义”即是里根政府对苏冷战对抗外交理念的一个突出体现。

——俄罗斯独立前后，布什政府曾经提出过“超越遏制”和“世界新秩序”等对苏（俄）方针，但是，由于布什任期只有短短四年，再加上俄罗斯独立前后内政混乱，国家发展方向不确定，布什政府的这些对苏（俄）外交方针在一定程度上都属于短期的过渡性质，并未系统成型。从权力现实主义理念出发，布什政府对俄罗斯独立初期的国家转型并未予以过多关注，在布什的观念中，不论是俄罗斯的独立，还是俄罗斯独立之后的国家制度转型都属于俄罗斯本国的内部事务，布什政府并不愿意介入和干涉，对于俄罗斯的独立及国家转型，布什政府基本都采取了旁观者姿态。

——与布什政府不介入、不干涉俄罗斯国内事务的态度相反，克林顿政府从自由主义的理念出发，对俄罗斯的内部事务进行了全面介入，并提供了大规模的全方位援助。怀着自由主义的理念，克林顿注重国际社会不同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关注俄罗斯内部国家制度的转型，他希望通过帮助俄罗斯顺利地实现国家转型，间接促进美国自身的安全和繁荣。从相互依存的理念出发，在克林顿的观念中，一个国家内政、外政的概念并非泾渭分明，宣扬人权高于主权的“新干涉主义”即是突出表现，“新干涉主义”一方面的确表现了克林顿政府对俄罗斯车臣形势的关注，另一方面也是克林顿本人的自由主义理念在对俄外交政策上的一个突出体现。

——到了小布什时期，新保守主义理念在美国盛行，小布什政府先后提出“反恐划线”的“布什主义”和“推进民主、铲除暴政”的所谓“新布什主义”，相对于克林顿政府时期，小布什政府转变了关注重点。俄罗斯国力恢复，必然带来的美俄国家利益竞争和冲突的一面，抛除“9·11”事件的短期影响，小布什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又回到了布什政府时期的权力现实主义理念上，即减少对俄罗斯内部国家转型的关注和援助，更多开始从实实在在具体的美国国家利益出发，重新对俄罗斯进行某种程度的遏制；因为随着俄罗斯国力的恢复，俄罗斯逐渐重新成为世界少数几个有能力在未来对美国“一超独霸”的国际地位形成挑战的潜在大国之一。

三 政策线索：不同理念下美国对俄罗斯政策的演变

从不同的外交理念出发，里根、布什、克林顿以及小布什四位总统任内形成了导向和重点各有不同的对苏（俄）外交政策，而四位总统的具体政策除了受各自对俄外交理念的影响外，还受到另外两个因素的制约：一是俄罗斯国内国家转型的进展；二是随着俄罗斯国家转型进程的推进，美俄双边关系的演变。具体如下表所示。

后冷战时期美国历任政府对苏（俄）政策

	里根	布什	克林顿	小布什
苏（俄）国家转型进展	虽已改革，但本质上仍是社会主义制度	转型开始	转型进行中	转型结束要求国家复兴
政策导向	损耗苏联社会主义体制	确保冷战结束的不可逆转	介入俄内部转型	将俄融入西方体系
政策重点	地缘争夺	军事安全	经济发展	民主政治

（一）俄罗斯国内转型的进展与美俄关系的演进

——里根政府时期，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虽然已经开始在国内进行政治经济改革，但本质上，这种改革只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大框架内的“改良”，而非真正放弃社会主义制度的“革命”，实行中央集权和计划经济的苏联与实行民主制度、市场经济的美国仍然面临两种相互对立的政治、经

济制度竞争，这种政治、经济制度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美苏这两个冷战对手意识形态的对立。

——布什政府时期，俄罗斯正处于国家独立、制度转型的开始前后，独立初期，俄罗斯国内政治和经济秩序混乱，急需美国的大量援助，但是，受冷战惯性思维的影响，再加上对俄罗斯未来发展方向的怀疑，布什政府虽然开始着手考虑对俄罗斯的经济援助，开始考虑与俄罗斯发展贸易、投资等正常双边经济联系，但是这种考虑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当时的外界压力，是出于对当时“失去俄罗斯”反对呼声的回应。

——克林顿政府时期是俄罗斯国家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转型全面展开的关键时期，在俄罗斯国家制度转型的进程中，克林顿政府全面介入了俄罗斯的国内议程，为其转型提供了大规模、全方位的经济援助。

——小布什政府时期，俄罗斯国内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基本框架已经初步建立，国家制度的转型进程基本告一段落，俄罗斯接下来面临的主要任务是要在新的国家制度的基础之上逐步对其加以后续完善，以实现国力的恢复和国家的复兴。在此阶段，美俄双边关系也随之开始发生变化，具体国家利益的竞争开始取代俄罗斯转型特殊时期的援助与被援助关系，两国国家利益竞争和冲突的一面开始凸显。

（二）美国对俄外交政策导向及政策重点

在对俄外交理念的支配下，受俄罗斯国家转型进程以及俄罗斯转型过程中美俄双边关系变化的影响，里根、布什、克林顿以及小布什四届美国政府形成了不同的对俄政策导向和政策重点。

——里根时期，美国对苏联的政策目标是损耗苏联社会主义体制，利用苏联经济困难、国内政治混乱之机，在地缘政治、军事安全和经济技术等领域与苏联展开全面较量，在1982年底美国经济的复兴进程启动之后，里根更是将美国日益增强的经济实力作为政策工具，制定了对苏外交的系统战略。鉴于当时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定型以及美苏军事安全对比态势的基本稳定，里根政府将对苏联外交政策的重点放在了地缘争夺方面，其中，对阿富汗和波兰的援助和制裁是里根政府与苏联进行地缘争夺的典型表现。

——布什政府时期，美苏冷战进程业已终结，然而，独立初期俄罗斯国内各政治派别仍然在激烈斗争，叶利钦在俄罗斯的统治地位尚不稳固，

俄共产党反对势力和民族极端派别上台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在此背景下，布什政府对俄罗斯外交政策的首要考虑是确保冷战结束的不可逆转。确保冷战结束的考虑直接导致了布什政府对苏联的戈尔巴乔夫以及对后来俄罗斯的叶利钦的支持，可以说，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是布什政府为了确保冷战结束，而分别在苏联以及后来新独立俄罗斯的最好赌注。当“获得冷战胜利”的目标逐渐被“确保冷战结束”的目标所取代时，布什政府面临着自身外交战略调整的重要任务：由遏制冷战对手转向如何帮助苏联以及后来的俄罗斯，以确保自戈尔巴乔夫开始的冷战结束进程的不可逆转。

受保守主义理念的影响，军事安全领域成为布什政府对俄罗斯外交政策重点。在布什的观念中，俄罗斯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转型属于俄罗斯本国内政，布什不愿介入和干涉，而苏联解体之后苏联核武库失控的危险却切切实实关系到美国自身的国家安全。鉴于此，布什政府为俄罗斯提供了大规模的军事安全援助，以避免苏联核武库失控的危险，其中，“纳恩-卢格”计划即是典型事例；

——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对俄外交政策目标是援助俄罗斯完成内部的国家制度转型。在民主和平论的影响下，克林顿希望通过援助俄罗斯顺利完成国家转型，减少未来美俄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通过现时对俄罗斯的“投资”，收获未来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的“红利”。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对俄罗斯的经济援助全方位、大规模展开。援助俄罗斯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克林顿时期美国对俄罗斯的政策重点，以援助俄罗斯市场经济发展为重点的“支持自由法案”构成了该时期美国对俄外交政策的主体。此外，克林顿政府时期，美俄双边贸易和投资数量也有了较大增长，“戈尔-切尔诺梅尔金委员会”的组建即是克林顿政府为促进美俄双边贸易和投资而建立的专门官方联系机构，美俄双边贸易和投资的增长不但有利于俄罗斯市场经济的巩固和完善，而且也给美国自身带来了切实的经济收益。

——小布什政府时期，随着俄罗斯国家转型进程的基本结束和国家实力的日渐恢复，普京领导的俄罗斯对于“实现国家复兴、恢复大国影响”的战略诉求日益增强，然而这一诉求与小布什政府所设想的新俄罗斯的国家地位存在相当大的定位落差。在相当程度上，美国希望俄罗斯“弱而不乱”，而非重新成为能够对美国形成潜在威胁的世界强国。在此背景下，

小布什政府对俄罗斯外交政策的考虑可以归为两点，一是逐步引导实行市场民主制度的俄罗斯融入西方体系；二是对俄罗斯的内外行为进行“规制”，以使俄罗斯按照美国设想的方式，以一个“弱而不乱”的“中等欧洲国家”身份实现融入进程。在小布什第一任期“9·11”事件的短期影响过后，民主政治成为小布什第二任期内对俄外交政策重点，以民主援助的方式支持俄罗斯国内政权更迭、扶植亲美政治势力掌权是小布什第二任期对俄外交政策的主要考虑，而酝酿及援助俄罗斯未来可能的颜色革命则成为小布什政府第二任期对俄外交政策的突出表现。

站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分析，可以说，冷战的结束对人类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重要表现之一，即是人类整体发展主题的转变，由人类安全生存转向人类经济发展——由自身生存问题转而考虑自身发展问题、由军事安全地缘争夺问题转而考虑经济发展民主发展问题。

冷战时代，在美苏两大阵营全球对抗的大背景下，世界主要大国的主要关注点是自身的安全生存，即确保在两大阵营的对抗下不处于劣势、确保不被对手打败淘汰。在此发展主题的影响下，在二战后持续40余年的冷战时期，军事安全以及地缘争夺在不同程度上成为各世界大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关注点。冷战期间，美苏两个主要对手的军备竞赛，或者相关的军备削减谈判始终没有发生具有实质意义的变化，而在冷战的前沿阵地，不同程度上分别受到美苏两个对手支持的小规模地缘争夺战争影响，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尽管在不同的国家、在同一国家相对短暂的不同发展时期，国家发展的政策关注点有所不同，但是，从整个世界大的范围、从整个人类发展大的主流来看，确保自身的安全生存、人类生存问题是冷战时代全球范围内的主题。

二战结束之后，世界几个主要大国一手设计的雅尔塔体系使得战后的整个国际政治格局较为稳定地确立下来，尽管美苏两国仍在激烈对抗，但冷战毕竟只是“冷”战，应当说，核武器的出现使整个国际政治的性质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出于对核武器“全面毁灭”的恐惧，世界战争的危险大为降低，局部地区的外围战争虽然仍在频繁发生，但已经不能成为国际政治的主流，因为它没有能力造成世界范围内的全球影响。

随着冷战的结束，人类历史由冷战时代过渡至后冷战时代。在人类个体生命生存、主权国家实体生存的主要威胁因素（美苏两极对抗）消失之后，世界发展的主要关注点转而指向了经济发展、自由民主等人类发展和

社会福祉问题，与人类个体需求演变的阶段论相似，作为国家来讲，其本身的需求和政策关注点也存在一个阶段演进、逐步提升的过程，可以说，由关注生存转向关注发展和提升福利水平是人类发展、国家发展的一个必然规律和必然趋势，而冷战的结束则为历史的前进、人类生活的进步提供了一个契机。

中文版序

詹姆斯·M. 戈德盖尔 迈克尔·麦克福尔

《权力与意图：后冷战时期美国对俄罗斯政策》英文版出版于 2003 年，当时伊拉克战争开始仅仅数月。该书的讨论涵盖了苏联崩溃后的十几年时间，并对在之后数年美俄关系的许多方面进行了预测。

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美俄关系的核心特点既包括美俄两国在军事、经济，以及政治力量方面的巨大差距，也包括美国和俄罗斯领导者共同做出努力，帮助俄罗斯走向民主和市场导向的未来道路，并帮助将俄罗斯整合进西方。

自冷战结束以来，每位任职的美国总统均寻求改善并提升与俄罗斯的关系。比尔·克林顿敦促国际社会向俄罗斯提供大规模经济援助，并将叶利钦的领导地位视为俄罗斯走向西方导向道路的必不可少条件。2001 年“9·11”事件后，乔治·W. 布什认为，与俄罗斯合作共同反击全球恐怖主义网络会使两国均从中受益。巴拉克·奥巴马推动重启与俄罗斯关系的政策，其重点是武器控制、合作阻止伊朗核项目，以及为阿富汗的战争行动提供补给。唐纳德·特朗普就任总统时则寻求与俄罗斯做交易。

在这一时期，俄罗斯领导人和国家导向发生了很大改变。叶利钦希望更接近西方，而普京则努力后退，反对美国霸权，并且要使俄罗斯重返大国地位。在这一过程中，普京使俄罗斯重返独裁统治、对生产资料实施更大程度的国有化。改善美俄关系的期望坍塌了。在乔治·W. 布什总统任期之末，俄罗斯因为担心邻国走上加入北约的道路而与格鲁吉亚交战。第二任期开始时奥巴马总统眼见其对俄重启政策逐渐褪色，并且，在俄罗斯于 2014 年入侵乌克兰、吞并克里米亚，并暗中支持乌克兰内战时，美俄之间的关系重启消失得可谓了无踪迹。尽管许多人预期唐纳德·特朗普就任后会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但其总统任期从一开始即陷入危险中，因为似乎有证据表明，俄罗斯通过特朗普竞选顾问们的帮助干预了美国总统选

举，这限制了特朗普建立与俄罗斯更为密切的关系的程度。

这种关系升温和冷淡循环很可能会一直持续。就像其他任何大国一样，美国与俄罗斯总是在它们能够合作的领域寻求合作，但根本不同的利益会继续使两国之间产生裂痕。就美中关系来说，两个国家在寻求有利于它们利益的合作过程中，当双边关系恶化时，保持现实主义的期望会有助于抑制浮在表面的反感情绪。